

壹、緒論

臺灣是移民及多元的社會，歷史相當悠久，充滿歧異及不同。臺灣社會與經濟變遷相當劇烈，如教育普及化、聚集都市化、人口流動頻繁、經濟快速成長等，該社會變遷增加族群之間互動與成長之機會，它也防止單一族群壟斷的機會，更象徵社會邁向民主化（吳乃德，2002：76）。現今，校園裡，充滿許多差異，學生的背景、性別、種族、族群、學習能力及階級、家長社經地位亦不同；具體而言，新住民女性子女、跨性別、不同的社經背景、性別平等議題影響校園，建構具公平及正義的校園環境有其必要性。每位個體皆享有自主性，他（她）們具有潛在的發展能力，其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。每個人來自不同的國家、教育與家庭，擁有自己的信念，他（她）們可以選擇其自己的信仰及行動（Megone, 1992:126&130）。過去有相關研究探討校園的多元及差異之議題，舉例而言，王雅玄（2009：1）指出，在多元文化教育潮流下，教師被期待擁有欣賞他（她）者的能力，並可設計課程，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的素養；李萍娜及林聖曦（2013）則探討不同族群師生之間的發展，其認為教學者應開創多元文化教學的新內涵。誠如張如慧及譚光鼎（2012）之研究發現，臺灣目前強調原住民的權益有一段時間，亦設立原住民完全中學；然而，社區及在地的參與仍有限，官方政策及經費運用未符合真正的需求。

現今，社會對教師的期許和以往不同，教師不再是絕對的權威，其「多元文化素養」及「批判思維」越來越重要。教師在處理該問題時仍須努力，如他（她）們將意識型態灌輸在學生身上，也無法轉化知識；針對班級存在的差異、歧視、壓迫、優越主義問題之際，解決的方法仍不足，敏銳度也不夠。甚至，成為文化霸權、種族及族群霸權及階級霸權或性別霸權的幫凶。教師受社會文化與技術理性影響，存在「霸權」、「普遍主義」、「意識型態」，而不具批判覺醒的能力（姜添輝，2010；郭木山，2010；蘇峰山，2006）。因此，仍須進一步解決前述提及的問題，並須思考現今教師應有的圖像。

由楊深坑（2008）之研究可知，建構差異政治及社會公義的環境是必要的，應尊重多元，對抗壓迫，藉行動力解決問題。由此可知，教師必須據時代的轉變而轉化自己的思維，不能固守舊有的思維，應成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。誠如黃嘉莉（2012：18）指出，師資培育機構必須清楚了解及界定教師的能力，師資培育的歷程應和學校生活息息相關，藉由內部及外部的管控，確保師資培育歷程可達到培育師資的目標。王千倖（2013）認為教師是作為文化工作者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的關鍵，應發展教師相關的能力。然而，令人憂心的是，現今教學現場，有些